

少年業書

大明如兄紀念

壬戌九月十七日  
如弟湘贈

MG  
K8-46-42



3 2167 9214 7

少年  
叢書

# 加里波的

加里波的楚雖三戶戶之秦火楚

## 第一章 緒論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甚矣人心之不可侮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奪志。而況號曰社會者乎。亡國之民。猶不可以狎視。而況其儼然以國民稱者乎。人之生也。其生命託於靈魂。而靈魂實隸於軀殼。故軀殼一敝。而人遂亡。國家之結合。其基礎在於人民之意志。故意志一消。而國乃滅。然則即其國之既亡。苟其人民恢復之精神。一日不死。則恢復之事業。亦一日不息。而恢復之機會。亦終有來賁之一日。

不觀羅馬之事乎。羅馬當驅佳里亞民族而奠居於意大利也。幅員之大。邁於前古。東界挨烏佛拉託河。西臨大西洋。南至亞非利加。北踰多瑙河。侵入亞麥尼亞諸地。非里太尼亞及英吉利之一部。皆爲所轄。何其盛也。迨紀元後四百餘年。西羅馬陷落。意大利全土乃爲日耳曼族所有。五百年時。東羅馬皇帝更復其地。自是之後。遂爲羅馬法王所居。至八百年。文藝復興。復古之說漸盛。國民緬懷故國之念。自茲乃

起。千一百年前後。日耳曼人。領有南意大利地。東羅馬帝國。自是遂亡。意大利諸州。分崩離析矣。其後雖稍得自由。然終在人肘腋之下。若羅馬。若西西里。若託斯卡那。若巴爾馬。若莫底那諸國。皆爲奧大利屬邦。奧人遣兵駐其地。而法國亦垂涎諸州。常與奧鬪。於是意大利乃得乘間成恢復之業。夫意大利之亡。千有餘年矣。然而國民慘懷祖國之志。未嘗一日衰。卒能光復舊物。然則國之未進於文明者。斯已矣。若夫於世界中。號爲文明古國者。必有獨立自尊之心。根器既厚。種子殆難遽滅。吾願世界之人。對於此種國民。不可過於易視。吾尤願國民之有此資格者。勿自易視。而甘爲人之奴也。

吾今爲加里波的傳。顧乃於羅馬之事。獨有所述者。則以加里波的者。亦不過時代之產物也。彼之精神。社會精神之表現也。彼之結果。社會之結果也。故當時之意大利社會。第恐其無獨立之性耳。既有如彼之獨立性。則雖不有加里波的。亦必有他之英雄。與加里波的相若者起而爲之。故凡爲國民者。不可無崇拜英雄之心。然崇拜英雄。非倚賴英雄之謂。特自視聰明才力不及英雄。卽當奉其身。以供英雄之驅。

使耳。若夫狃於空論。而怠於實踐。社會之責望於英雄者甚深。而自忘己之責務。而號爲英雄者。亦復詆謫社會。巧以逃責。則全社會之精神。與其國家。既不相屬。滅亡之禍。可翹足以俟矣。

雖然。世間固有如是之現象乎。吾不敢不信之。而吾又不忍遽信之。吾嘗稽之歷史。凡號稱文明之國者。如印度。如埃及。如波蘭。如希臘。如羅馬。其亡國之後。能成光復之業者。未及其一二也。夫鬱之愈深者。發之愈暴。事勢固爾。然與其在他人肘腋之下。而方圖反抗。何如及時努力。以亟謀其自存之方。烏乎。讀『如此江山。坐付人』之詩。吾不能不爲世之青年。勉也。

據宗教家之說。則謂造世界者。爲造物主。雖然。是說吾不敢信。吾所敢信者。則以造國家者。決爲英雄。夫彼印度。埃及。波蘭。希臘。非與意大利同其爲亡乎。乃意大利卒能始亡而終存。而彼印埃波希諸國。至今不復。何也。則以彼數國者。不產有加里波的其人而已。雖然。彼數國卽產有加里波的。亦胡濟焉。社會人人無獨立自由之精神。無光復舊物之思想。雖百加里波的。且不能以免亡。故凡可以立國者。賴有英雄。

也。而相與助英雄而立國者。又賴有其時之社會。彼華盛頓之謀北美獨立也。戰爭蓋七年焉。倘非十三州人民。咸有獨立之思。華盛頓其曷濟矣。

### 第二章 加里波的幼時及水夫生活

加里波的者。名祚塞夫。加里波的其姓也。西洋名人。多以姓爲字。故世但稱之曰加里波的。不復稱祚塞夫。父名多麥尼。爲水夫。母名麗金多氏。貴族家女也。皆意大利人。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生加里波的於意大利尼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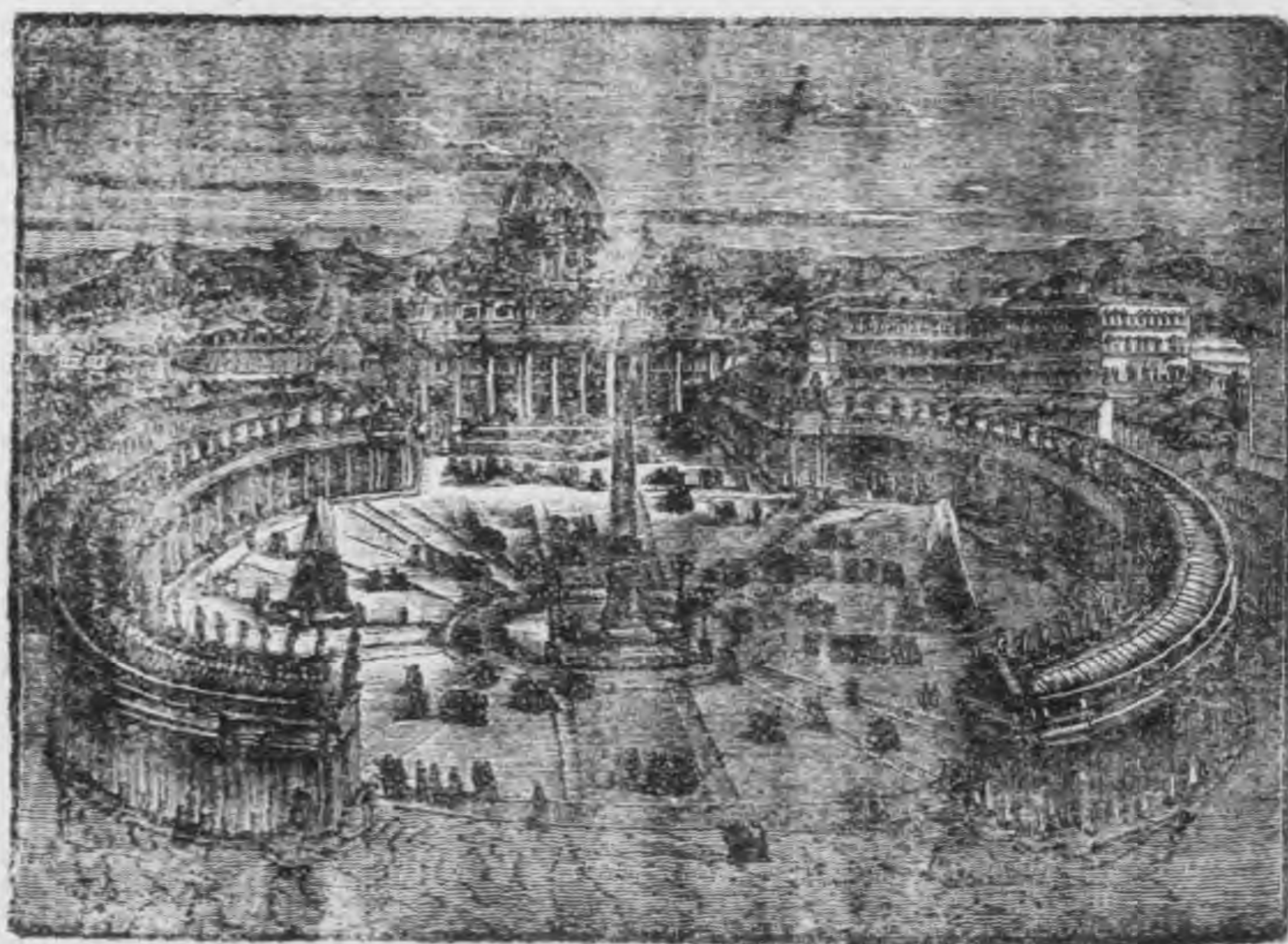
加里波的幼時。好爲遊戲。一日遊郊野。見草間有蟋蟀。就而捕之。蟋蟀跳遁。加里波的以手猛撲之。傷其一股。加里波的見之大悲。持歸入室。涕泣良久。

加里波的年十二歲。與從兄某。臘於山中。道出河上。見有一婦。在河沿浣衣。婦忽墜水道。旁人觀者。但挺立而呼曰。婦墜水矣。婦墜水矣。顧莫肯援。加里波的遽解衣。躍入救之。水流湍急。幾溺。努力挽婦向岸而涸。遂得免。

加里波的少入神道學校讀書。然性不喜宗教。專究天文地理算術諸學。欲爲航海業。年十四。私與同學約。乘一小舟。逕航海中。人告其父母曰。加里波的駕舟趣入海。



矣。其家大驚。急沿海岸追及之。歸家後。日鬱鬱不樂。父母以爲憂。意加里波的既好海上生涯。不如聽之。乃命加里波的航海。加里波的既得父母之命。就航海之生涯。則大喜。一日航行俄羅斯海灣。入夜。月明浪湧。海天如洗。加里波的樂甚。與同行數人同上陸。入酒肆沽飲。酒酣賭碁。加里波的忽投子而歎曰。嗟夫諸君。吾輩奈何以有限之光陰。而作此無益之事乎。行矣。自今以後。吾更不復爲此。對奕者以加里波的敗興甚怒。既聞其語。乃感動。斂子而罷。又一日。航行至舊羅馬府。羅馬爲今意大利故國。其強盛時代。大類西秦。後爲日耳





曼蠻族所略。遂至分崩離析。不可收拾。加里波的至羅馬故都。見廢殿斷垣。荒宮幽草。零落於夕陽晚霞之中。乃感慨不自禁。喟然而嗟曰。

烏乎羅馬。爾昔日之光榮。今安在也。爾莊嚴華麗之遺跡。猶留於人間也。甯使志士仁人。過茲土者。空爲爾弔。耶。抑語彼以光復爾之舊物。耶。烏乎羅馬。吾若捨爾將安歸也。

加里波之言既。乃更爲激抗之詞曰。

羅馬乎。吾誓必恢復爾。

自是之後。加里波的日子。以恢復羅馬爲己任。乃至魂夢之所縈繞。精神之所寄託。無一不在於此。其志壹。故其業能成也。

批評

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古之聖賢。非好爲是迂闊。母亦欲自養成仁愛之性。使家國天下之被其澤耳。觀加里波。不能忍一蟋蟀。乃能推之而救浣衣之婦人。乃能推之以救全意大利。殆所謂善推其所爲者。非耶。不然。則亦不過婦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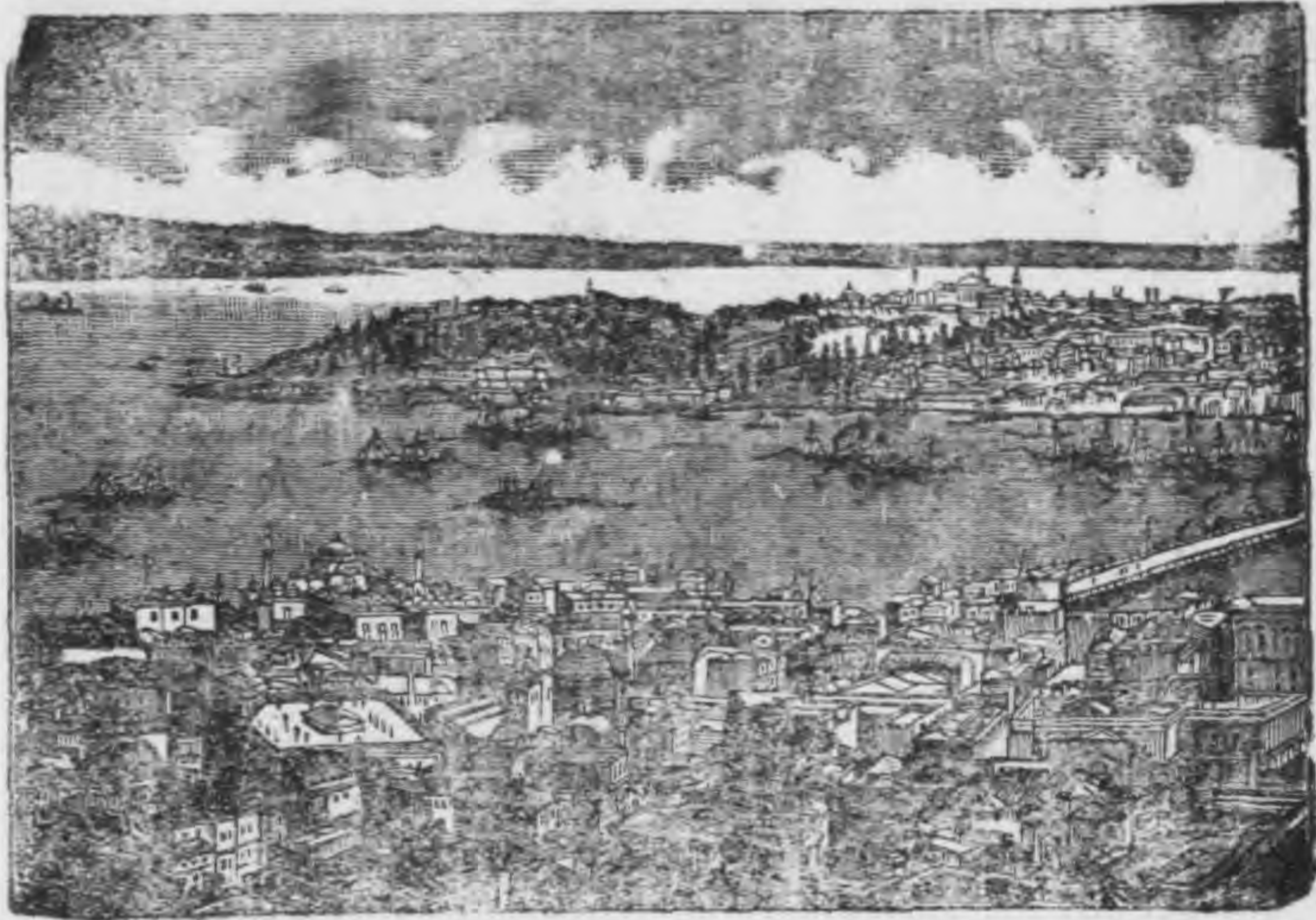
仁而已矣。

加里波之投奕具。何等決心。今人當遊戲安樂時。耽之忘反。其結果不免爲庸人。故青年人必當時時自警。勿謂惡小而爲之。則庶乎不至於自暴棄也。全國心理。所以能鞏固者。必藉歷史上之事。觀加里波之遊羅馬故府。頓起恢復之雄心。則歷史事跡。其有以啓發後人者不淺矣。吾國歷史上之人物事跡極多。祖如黃帝。師如孔子。人物如漢武秦皇。宮殿如南京之明故宮。墓墳如南京之孝陵。何在不足。以爲觀感。乃國人熟視若無所睹。其神經質亦未免太薄弱矣。青年男女。尙興起哉。

### 第三章 共和黨員

加里波的航海至君士但丁堡。(土耳其都)羈遲旅舍。無所事事。縱讀希臘羅馬名人之傳記。故國之感彌深。恢復之志益壯。時意大利國中有志士曰瑪志尼者。組織祕密黨。被捕。以年少不論。更集同志爲少年。意大利黨。發行新聞紙。卽名曰少年。意大利。專以激發國民爲事。聲譽籍甚。





加里波的至君士但丁時。同舟有法蘭西人。抵掌談瑪志尼事。加里波的聽之。不覺意爲之移。嗣又得讀其檄文。感動彌甚。乃逕往謁之。一見如故。坐語移日。退而語人曰。余遇瑪志尼。知其所志。余見瑪志尼而悅。卽哥倫布發見阿美利加。殆不過是。瑪志尼亦語人曰。余見加里波的。殊足以減我負荷之半。兩人相得如此。

時瑪志尼在國外糾合同志。欲與其國之黨員相應。加里波的亦與其議。擬乘某節日之夜。擊鐘爲號。同時起事。以仆沙爾基尼亞（意大利中一國）政府。而脫奧國之羈絆。事覺。黨員大半被捕。并嚴捕加里波的。加里波



的走匿一賣果肆中。賣果者之妻憐之。衣以農夫之服。令其乘夜急走。間行十日。得抵尼斯。(加里波的鄉)自以狼狽之狀。恐驚其母。藏於季父家。偶以事出外。爲法兵所得。夜闕監守者稍懈。乃踰垣逃入山中。後得新聞紙讀之。見己身已定死刑。乃變易姓名。流寓他方。會至一處。其地盛行虎列刺病。傳染至速。醫師多潛匿不肯出。加里波的乃謀得一看護之職。晝夜辛勤。病者感之。

歐洲諸國。疾視意大利獨立。加里波的益不見容。乃赴南美。在南美十四年。不履歐土。其間可紀之事甚多。詳於下章。

加里波的乘船赴南美。名其船曰瑪志尼。蓋其時方與瑪氏友善。且同在患難中。名船曰瑪志尼者。誌不忘也。其後千八百四十八年。羅馬有洛基伯暗殺事。加里波的聞而讚之。顧瑪志尼不謂然。自是加瑪兩黨宗旨不同。議論日益相背。加里波的至謂亡羅馬共和政府者爲瑪志尼之徒。瑪志尼亦以加里波的獻南意大利於沙爾尼亞王。斥之爲賣國。(事詳下)兩人意見。遂終身不復洽。

### 批評

加里波的與瑪志尼。一見如故。可見惟英雄乃能相慕相愛。今之新黨。人人要想做大統領。做頭目。做魁首。見一才幹稍好。學問稍好者。輒睨而忌之。若才學勝己者。更思排而擠之。務使不得逞志而後快。日言團體。而體不團。可見其去英雄遠矣。所以到底做不出一樁事。

加里波的始與瑪志尼相友善。後乃不協。因其所持主義異耳。顧所持雖異。而爲國則同。並無有一毫私的意見。存乎其間。世之反覆子。不能以彼爲藉口。

#### 第四章 南美之流寓

加里波的既赴南美。適其時里阿古蘭共和國。與巴西國開戰。加里波的潛助里國。奪巴國之船。自乘之。詰朝大霧。發於海上。遙見敵艦。自遠而來。然冥濛中莫辨其旂章也。霧少霽。諦審之。則固巴國之兵艦也。一將立船首促降。並以礮擊。加里波的面無怖色。亦還擊之。礮煙蔽天。彼此不相見。敵艦益進迫之。一士官希奧達者。以礮擊敵艦。發無不中。敵兵入海死者無算。希奧達反身引纜。適一飛彈貫其顛。遂仆。加里波的趨視。亦中彈仆。兵士散亂。時加里波的與希奧達相抱伏艙板上。不省人事。

久之始能啓目。然口猶不能言。船人不明地理。乃以海圖就希奧達。乞其指揮。希奧達手不能動。亦不能語。惟濺淚於海圖之上而已。倉猝之中。衆始轉舵向其所指之處駛去。未幾希奧達死。士卒投其尸於海中。加里波的欲有所言。不能發聲。第以手作指示狀。良久乃言曰。

余若死。願歸葬。不願學希奧達。

於是僵臥不能起。船漂海中。凡十九日。乃入佳爾佳港。港官命醫師爲之療治。加里波的留佳爾佳六閱月。病勢有間。然身如羈囚。同舟者悉被捕縛。不去。禍且及已。乃乘馬宵遁。未數里。爲追者所及。縛於馬上。疾馳至佳爾佳。港官嚴詰之。鞭扑數十。又縛其雙手。懸置樑上。歷二時間。氣息幾絕。手足皆冰冷。加里波的睥睨港官。曾不稍屈。官怒。復命鞭。已仍投之獄中。幽囚二月餘。始見釋。亡命歸里阿古闕。投大統領軍。再與巴國抗於亞蓮河口。猝遇暴風。契友路基死焉。加里波的自是唱則寡和。離羣索居。益以寂寥。有馬尼他者。舞爾佳地少女也。性情溫婉。加里波的見之。相結爲友。後卒與之定婚。自是馬尼他常從加里波的行陣間。大小二十餘戰。兩軍交綏。

礮火連天。未嘗動容。人皆稱馬尼他爲天下之健婦也。

其後加里波的又助舞爾佳爲戰爭。屢奏奇捷。凱旋時。舞爾佳市民歡迎之。感謝不可以狀。法國水師提督亦臨凱旋式。又親往加里波的家。至則見其居處。頽垣破壁。莫蔽風雨。日暮。尙不舉燈。提督怪而問之。黑暗中但聞有聲言曰。

僕與共和政府約。日用品供給諸費。中忘蠟燭費。顧足下此來意在與僕談。甯必以觀僕之面爲快耶。

提督乃知此發言者。卽加里波的也。因稱謝。縱談而去。去後。語軍務卿。以金百圓贈加里波的爲蠟燭費。加里波的收其金。以贈戰死者之遺族。僅買燭少許。語其夫人曰。此燭勿動。留待法提督再來時用之。

加里波的既留南美久。心念意大利甚切。日思歸本國。謀恢復事業。時意大利革命之論。已囂於國中。羅馬法王新卽位。民心不靖。頗有可乘之機。瑪志尼乃以書來促加里波的歸國。加里波的患無資斧。不得發。久之。始從一商人假得。乃糾集決死隊六十三人。以千八百四十八年三月十七日。揚帆而歸。送行者數千人。咸以加里波



的爲里阿古闢立功。功成、潔身而歸。殊可愛敬也。

加里波的行至中途。聞意大利境內民軍四起。布告獨立自由於九州萬國。加里波的聞之。扼腕揮淚。歡喜若狂。因裂其舊軍服及寢衣。爲青、白、赤三色旗。逕向尼斯而發。六月二十四日抵鄉。鄉人歡迎。聲振天地。蓋加里波的距去國之日。已十有餘年矣。

### 批評

加里波的任俠好義。實根於天性。彼醉心共和。凡與彼同主義者。雖屬異國。亦不惜捨身助之。西洋人往往有此義舉。夫今日國家思想。固不能無。然若不明人類主義。而抱一世界的慈悲心。對於外國人。咸懷敵視。則並不知國家所以存立之意矣。

予人以恩。而不肯責報者。斯爲真道德之人矣。若施恩望報。則不過一商賈買賣之行爲耳。觀於加里波的與共和政府所約日用之費。至不足以給燈燭。蓋彼固以爲吾之助彼。爲實行吾之主義。而非於彼有所私也。故但求粗足自

給而已。世俗之人。每施人以小恩。責人以厚報。褻鋤箕帚。德色形焉。讀此甯無汗顏。

### 第五章 獨立

加里波的既歸。謁查理斯王。王憚之。不敢納。因去之米蘭。米蘭市民歡迎之。四方義勇之士。馳集麾下者。絡繹於道。不數日。兵數已達三萬以上。此時人民熱望。悉屬於彼之一身。當時有邊多氏者。目擊軍隊狀況。曾爲記錄。述之如左。

軍隊中所含人物。種類甚雜。有十三四歲之少年。有老兵。有爲功名心所驅者。有欲乘戰爭時。爲不義之事。以逞其欲者。然主將皆能統一之。使服已命令。且制其欲。俾不得遂。主將及將校。皆跨馬。馬飾美利堅鞍。著深紅外套。無上下著別。冠形殊詭。無定製。(中略)其陣營與敵相距遠時。加里波的常伸張其肢體。仰臥天幕中。敵近時。則躍跨馬上。號令軍士。時爲農夫。以偵敵情。多坐高丘上。以望遠鏡。窺察四周地勢。喇叭一鳴。傳出陣之令。則羣起加鞍轡於戰馬上。進軍令。率先一日定。出發時。一軍皆不知當赴何地。其號令務爲簡便。謂之爲一

軍之將。不如謂之爲亞美利加土族酋長也。顧加里波的行軍。猝遇危險時。泰然不稍動。其行事機敏迅速。三軍之士。望之若神焉。

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八日。意大利全國代議士百四十五人。集於羅馬會堂。議獨力事。加里波的方病。扶掖而至。臨席演說。意欲罷法王（卽天主教教主）政權。而建共和政府。最後厲聲言曰。自今以往。吾輩非孤立的羅馬市民。當勿自忘其爲合衆的意大利國民也。語語皆含熱淚。聞者感動。乃定共和政府假設之憲法。

獨立之報。傳於歐洲。法奧西三國。咸謀干涉其亂。法國以保護法權爲藉口。遣兵至意。加里波的聞之。請於瑪志尼。假與一軍。直趨捏布爾。以蹙法軍。瑪志尼不可。加里波的曰。今敵國內侵。吾若不早爲之備。設一旦羅馬僧侶。應三國之軍而迫我。悔何及乎。瑪志尼因別有所計。不用其言。

法將奧特諾。將兵數萬。入意大利。所向無敵。猝迫羅馬府。加里波的據卑拉馬宮殿。伏兩翼以待。侵晨。獲一斥候。磨於戲下。斥候戰慄伏。連呼乞命。加里波的笑。顧左右曰。虜在我足下矣。乃貸其生。法軍漸集前門。將進薄二門間。行未半。兩翼突起擊之。

法知有備。退據小丘。已復進擊。加里波的軍因路狹。進退不便。左右受敵。死者甚衆。加里波的亦身受敵刃數處。正危急間。忽塵沙大起。呼聲振天。一軍直貫敵陣。敵人披靡。視之。則意大利大學學生軍也。加里波的因揮兵與學生軍相應。夾擊法軍。法軍走且仆。意軍追逐數里外。殺傷甚衆。

法軍既敗。氣大沮。奧特諾乞休戰。加里波的語瑪志尼曰。法人請休戰。實欲緩師以待援也。援至。更與我劇戰。我不如乘機追逐之。國外。瑪志尼不聽。因與法將約休戰數月。是時尼亞與奧西聯兵來襲。警報達羅馬。加里波的乃率師赴援。戰方酣。瑪志尼忽遣使者來召。謂法軍得援。復來促戰。當急歸謀應敵。加里波的乃斂兵歸。瑪志尼以前此不用加里波之言。深自斂抑。欲迎其意。乃問所欲。加里波的答曰。余惟望得一獨立。獨斷之權。不然。則甯令余爲一下士。蓋彼深憤朝士之掣其肘也。

法將奧特諾。既以休戰欺瑪志尼。乘間整理兵備。兵備既整。與意軍約六月二日開戰。先戰期二日。乘深夜襲羅馬府。加里波的從睡夢中。聞變驚覺。乃急勒陣以待。時外廓衛戍。已爲敵所殲。並奪意軍要塞一。加里波的力戰復之。十五分間。再爲敵據。

將士戰死者甚多。是時敵勢甚盛。羅馬府陷落在旦暮間。而加里波的終不少挫其志氣。勵士卒進軍。壘於高邱之上。彈丸注射敵壘。敵不能支。稍引退。此時一片加里波的萬歲之聲。振動天地。

二十九日。敵又大舉來攻。戰甚劇。加里波的決以身殉。揮刃出入敵陣中。奮迅如狂。獠敵人當之輒靡。方事之殷。政廳忽遣急使相召。加里波的乃休戰。隨使者歸。入議場時。袍袴盡赤。刀缺口。且作曲形。半在鞘外。援刀斫案。數當局者不用其謀。致有今日。且謂當移政廳於別地。更造羅馬。以與敵抗。慷慨而談。聲淚俱下。徒以軍無鬪志。不用厥謀。卒遣降表於法軍。官吏中居重職者。咸懼誅。悉遣妻孥居乎境外。加里波的憤懣不可遏。乃自牽所部決戰。效死勿去。顧其時降表既上。城樓上白旌臨風而飄。夕陽返照。益呈黯淡之色。加里波的見大勢已去。計無復之。乃集兵士說以降敵之可恥。不如逃入山野。爲再舉計。且告之曰。

余願與諸君關一新戰場。開一新面目。以與世人相見。夫世之人。必以爲與余同行者。終必受我國民之報。雖然。吾輩甯望報耶。吾所求於諸君者。惟愛國之



至情。與夫不滅之精神而已。若乎俸糈及休息之事。諸君不能得之於余。惟隨地覓食耳。苟不能堪此境遇者。不如勿與余俱。余今者出此莊嚴神聖羅馬之都門。再歸之時。必不見法人有隻影之在我羅馬也。吾人之雙手。亦既染法人之鮮血矣。何不再縱橫於奧軍中。而啜其血耶。

加里波的演說既竟。聞者莫不泣下。步兵騎兵願從行者。凡五千人。咸以手指天。高呼加里波的名。誓與同生死。夫人馬尼他。亦男裝而列於行間。部署至於日暮。加里波的始率其同志之五千人。離羅馬而去。

加里波的之將去羅馬也。美國公使克氏訪之。且語曰。

事已至此。足下倘有意。願赴我國。余必爲足下有所盡也。

加里波的致謝。謂今者羅馬雖陷。所部兵尙可用。將乘機一決死。謝公厚意。語畢。遂辭去。

加里波的既行。法兵追之。奧國亦以軍要之於路。所部且鬪且走。多死傷。存者僅千五百人。已而又減爲二百人。踰白尼斯河。則存百五十人。更爲奧軍所虜。八月三日。



至海岸。祇餘從者數人。及其夫人。乃令從者分途而遁。已則與其夫人俱。夫人時方孕。加里波的欲其寄宿人家。而已則間關亡命。夫人不聽。顛頓道途中。第三日。敵追愈急。夫人不能行。暈於地。載之以車。更歷數時。至河濱。夫人胎墮。氣息奄奄。臥於地上。加里波的伫立其側。不知所爲。適有所部一人來。乃共扶夫人入一民家。招醫者。至則加里波的遮道語之曰。

願以足下力。使馬尼他得生。

醫者領之。因請加里波的扶夫人臥牀上。加里波的擁其背。抱置牀間。撫之已冰。加里波的撫屍大哭。至於失聲。左右勸慰之。

乃草草埋之荒野而去。

其後加里波的卒爲法兵所虜。投於節諾亞獄中。又送置超尼斯（法地）既而脫走。道中爲偵騎所窘。至禮吳馬池。忽患劇疾。幾殆。愈後。因變名曰邱西波。以製燭爲業。至千八百五十四年。遂流寓卡布禮島中。爲農夫。此四年間。備受艱苦。凡人所不能忍者。加里波的悉忍之。嗟乎。動心忍性。天之困苦加里波的者。亦可爲至矣。

批評

一國三君。吾誰適從。事權之不一。其足爲業務之害。豈淺鮮哉。加里波的之言曰。余惟望得一獨立獨斷之權。不然甯令余爲一下士。是何慨之深也。夫委人以事。非可以輕易。倘既委之。則非有至顯至大之害。決不能絲毫侵其權限。不然則疑信靡常。愛憎屢變。其不爲事之賊者幾希。觀於加里波的之失敗。吾不能不爲瑪志尼咎。吾尤不能不咎當時羅馬之政廳。

臨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此不必聖賢能之。自好之士。亦可以勉強也。觀加里波的的攘臂一呼。從者數萬。至危急之際。而所部之士。猶與共生死。然則田橫五

百。所以不復見於今者。母亦在於上流社會之人。獎脆弱而勵苟且。遂使風俗頹廢。不可復振。苟能反其道而行之。則移風易俗。亦非難事。世人動謂舉世腐敗。縱我一人熱心。有何益處。豈非賊羣之言。

## 第六章 意奧戰爭及國交之失敗

千八百五十九年。成豐九年意奧戰爭。加里波的乃復從田間出而爲將。意奧戰爭之議。倡自加富爾。加富爾時爲意大利宰相。

加富爾既決開戰。遣使召加里波的。加里波的乃著一廣長之赤外套。戴破帽。徑詣首相邸。闖者叩其姓名。加里波的不答。但言我欲見首相也。闖者怪之。不爲通。私人內問主人意。加富爾曰。可令彼入。是殆貧兒。於余有所求者。既見。乃知爲加里波的也。是爲加里波的與加富爾相見之始。

千八百五十九年五月二日。沙爾尼亞王卑克託爾。下詔國內。布告開戰事。親率軍十二萬。別遣加里波的率所部兵。許以便宜行事。加里波的乃於五月九日。將兵三千七百。人發超林府。(意大利都)擊退奧軍。入卑爾斯府。傳檄諭州民。州民應者八

千人。徵集軍需。不數日間。已得二百萬佛郎。

沙王所部軍。與法之同盟軍。以五月二十日。對奧軍開始戰事。所向皆捷。六月四日之戰。大獲勝利。八日。法帝與沙王同入米蘭府。士民蜂起。逐奧兵。歡迎二主。市中燈飾輝耀。歡聲如雷。昔日呻吟憔悴之國民。而遽有今日。是皆加里波訥之賜矣。

六月十五日。加里波的率同盟軍與奧兵戰於卡斯特。初以衆寡相懸。戰不利。乃出奇計背擊之。奧軍盡破。王錫加里波的勳章。慰勞備至。

同盟軍更發米蘭。奧帝亦親履行陣。七月二十五日。大戰於索爾夫。兩國之兵。凡三十有餘萬。礮震響天。呼聲動地。死者山積。自午前四時。至午後四時。奧軍不能勝。乃壞橋而退。同盟軍遂領其地。

奧軍雖敗。猶堅守四稜塞不退。時軍中謠言法帝密遣一使至奧帝營。有所議。未幾其說益播。乃知法帝不告沙王。擅自與奧帝爲休戰之約。意軍人人憤激。咸謂法帝詭詐。欲擊同盟軍。加富爾馳至沙王營。語二時許。迫王拒休戰之約。王不聽。但以溫語慰諭之。加富爾乃怫然辭去。



加里波的用兵如神。威振全意。既聞休戰之約。乃詣王所。乞解印綬歸。王強留之。時加富爾辭職。繼任者爲拉他基。拉氏爲政主。因循非濟變之才。其去加富爾遠矣。和約既定。乃命義勇隊歸休。加里波的不聽。令於軍中曰。

政事之方針。固非吾人所宜豫。今雖奉命解甲。以吾觀之。尙非修文偃武之期。及今閑暇。益當訓練軍實。奉英明神聖之陛下。臥薪嘗膽。風示於歐洲之列強。而使之不吾狎。蓋吾人耳驚天動地之警報者。爲時決非遠也。

沙王從加里波的之請。命爲中央意大利軍總督。就職後。望其威名來從軍者。相續於道。然其時軍務大臣胡安之。伎其能。陰掣加里波的之計畫。加里波的忿甚。自思僉人在內。終不能伸其志氣。乃決計辭職歸里。王強留之。不聽。遠近聞者。莫不嗟歎。所部將士。以加里波的既去。人人謀解伍。加里波的乃遺書慰之曰。

中央意大利同志諸君。其勿以余之去職。而擲其所主持神聖主義之熱心以去。

余與意大利自由代表者之諸君離。余心實有不堪其戚戚者。雖然。余自計不

久當再與諸君相見。協力從事於疆場。吾人當勵行其夢寐不忘之事業。皇天鑒吾等之忠誠。終有佑我成功之日。彼頑劣之外交家。於事物之真相。眈然莫察。或且以諸君爲蠢爾不靖之徒。未可知也。然諸君其姑忍之。今之休戰條約。其不可以永續也。盡人知之。吾人固非抱侵畧之野心者。顧吾祖宗締造之江山。尺寸亦不可授諸他人。此吾人所當日執武器以爲衛者也。吾人果能常持此決心。則吾之生也。爲自由而生。吾之死也。爲自由而死。惟有之死不二。而決不屈於威力之下。自今以往。吾人雖中道殞喪。弗竟厥功。而此光復舊物之志。必傳之後世子孫。永永無窮。蓋吾人苟能以此雪恥之志。及鐵與血遺之吾子孫。則彼歷制家者。亦決不得高枕而眠也。

意大利民衆諸君。諸君幸勿放擲武器。勿背諸君之首領。勿失嚴肅之紀律。勿使同志諸君有一人不盡瘁於國事。吾人以勇往邁進之精神。遇有爲正道公義之賊者。誓必滅之。使無噍類。其各奮其志氣。以俟時會之至。天下幸甚。國家幸甚。

千八百六十年<sup>十歲</sup>一月。沙國首相拉他基免官歸。加富爾復爲相。時中央意大利諸州人民。皆應加里波的之檄。欲與沙國合併。然法帝拿破侖三世。欲合中央意大利以王其甥。沙國恐奧法交憤。乃議割沙部威及尼斯地與法。以戢其謀。民人驟聞此說。疑信參半。是年加里波的適自尼斯府選爲議員。以此事實加富爾。加富爾力辨其誣。然未幾其事大露。加富爾禁議員論此事。加里波的自是遂與加富爾不協。加里波的與加富爾瑪志尼三人。時人稱曰意大利建國三傑。然皆不相能。因其所處地位。各不同也。

### 批評

加里波的與軍務大臣胡安之不協。憤然掛冠。至其部下辭職。復作書慰留之。且動以大義。彼其心豈有一豪意氣。悻悻然如小丈夫之所爲哉。觀其書中之言曰。吾之生也。爲自由而生。吾之死也。爲自由而死。士大夫生當亂世。可以死而不死。虧滅忠義。喪失人格。卽喪失其自由也。吳梅村臨終所爲詞。有曰。竟一錢不值何消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然。

凡人但知守經。而不知達權。則不免於僨事。加里波的與軍務大臣不協。而遂辭職。然當戰事初息時。拉他基命其解散軍隊。彼獨不肯應命。夫彼之以服從爲天則。與其信自由同。而所以出此者。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當敵氛未靖。四邊多警之際。而欲撤兵備。其危險真有不堪言者。於此而言服從。斯爲不知達權之旨者。

### 第七章 西西里之遠征

加里波的生平最快意者二事。一遠征西西里。一救南意大利之圍。今先述西西里遠征事。

西西里屬那不勒斯政府。其人民呻吟於虐政下者。幾五十餘年。英國自由黨領袖格蘭斯頓。曾過此邦。遺書於友。述那不勒斯政府虐政甚詳。今錄之如左。

余所述那不勒斯政府之行政。非僅爲其毫末之瑕瑾。亦非偶然之苛政也。其最可怪者。無過於以法律監督維持之權力。乃無間斷。而爲蹂躪生民之舉。其破壞法律之目的。乃在於舉制定之法律。不朽之法律。政府之法律。神聖之法

律。及一切之法律而空之。以政權而瀆社會之宗教。驅恐怖之念。嫉妬之情。而與道義之法則爲難。被非古之面具。蔑法權而不顧。其國王侍從之詭謀。在於滅自由和平。而誅夷社會中最善進取者。凡有德行有名譽有智識正義之士。悉被裁制。其裁判制度。自裁判官以意爲之。濫施拷問。而無所恤。流毒所被。乃至道德上社會上之思想。悉爲所束縛箝制。法律可以不遵。而政府立脚之地。乃存於威力。而非出於仁愛。於是自由思想。與秩序思想間。恆起劇烈之軋轢。以尊嚴神聖之政權。而乃授之惡德非行者之手。余嘗聞其邦人之恆言矣。曰。政府者。自神所斥之人。而組織者也。其言良信。

當時西里里概況如是。千八百六十年<sup>咸豐十年</sup>春。米特西那及卡他尼亞皆起兵叛。加里波的聞其事。乃逕赴之。顧加里波的意謂西里之亂。加富爾不便公爲處置。以其居嫌疑之地。動招法奧干涉。故此事非可望之政府。但願加富爾以我所爲與政府無與。而杜列國之口。則已得自由操縱其事矣。意旣決。乃不待政府之許可而發。先期上書於王曰。



臣冒萬死一生之業。若能竟厥緒。則臣等得以光輝之寶玉。加於陛下之王冠。未可知也。自後臣工。更有以土地讓人之說進者。望陛下幸勿受其欺。

書上。乃率兵一千。乘舟而發。此時加里波的以孤軍深入西西里。人人咸爲加里波的危。五月五日。解纜於節諾亞港。沙國艦隊躡其後。加富爾遺書提督。謂足下航行於加里波的與那不勒斯艦隊之間。幸足下解余意。提督答書言。余已知閣下之意矣。若與閣下意忤者。請投我於獄。加富爾之意。欲使提督爲後援。以厚加里波的之勢。然加里波的固未嘗望沙王及加富爾助已。沙王及加富爾縱不爲彼助。而彼志固已早決。蓋加里波的者。固爲獨立之人也。

五月十一日。加里波的達西西里島南部。上陸後。以電信報米特西那府。並發一檄文曰。

西西里人民諸君。余今者已率援助西西里起義之一隊壯士來矣。吾人幸得以百戰餘生。與諸君共此大計。吾人之夙志。惟期我意大利之自由。而於此際。不取武器而奮起者。非懦夫則國賊也。武器缺乏。決不足以爲患。君等幸勿以

是爲藉口。而遲遲於興師。苟未能得銳礮時。卽搗竿。斬木。固亦無不可者。各都人士。勿戀爾妻孥。勿戀爾家室。咸宜同心戮力。以仆壓制之妖氛。以恢自由之天賦。期對我祖宗天地及世界人類。而無有愧怍。

檄至西西里。一時應檄而集加里波的旗下者。八百人。二十七日。迫巴利爾磨府。中守兵一萬五千。那國艦隊與之相應。顧是時西西里土民。聞加里波的來援。羣起投其麾下。遂與那軍劇戰。互四日不休。那軍不能抗。乃爲休戰約。以六月六日。那軍悉退出巴利爾磨府。於是西西里全島未脫那王羈絆者。惟米特西那而已。

先是那政府與加里波的約休戰。遣守將來謁。守將見加里波的之民。無老幼男女。咸爲盡力造城壁。僧侶到處說。人民以當爲神聖之自由主義爭戰。守將大驚。以爲加里波的胡乃得民如是。心中且敬且畏。知大勢所趨。非復可以威力相制。乃定和議。

加里波的既克巴利爾磨府。又與那王約償其兵費。那王從之。於是養兵聚糧。自爲西西里攝政官。人信服而宗仰之。如天神焉。加里波的乃下令禁殺傷盜賊。定兵制。

男子年十七歲以上。五十以下。皆編入兵籍。其法十七歲以上。三十以下者。服國內兵役。三十歲以上。四十以下者。服州內兵役。四十歲以上。五十以下者。服區內兵役。又設貧民學校。及女學校。且發行新聞。自告記者。謂苟余所行。與余生平之主義違者。君可盡力攻擊。余決不怒君之譏罵也。

陸軍之制既定。加里波的更思擴張海軍。乃遣人赴英國。定造礮艦。並致國書於英女皇。英國自由黨素與意大利表同情。於是英之貴婦人。共立一慈善會。募資救卹加里波的部下戰死及負傷者之遺族。瑞典日耳曼人亦羣起應之。

加里波的既治西西里。羅馬法皇忌之特甚。目之爲海賊。那不勒斯王亦恐國人叛己。乃頻行大赦。欲以收人望。又制國憲。屢更迭其大臣。以博國人之歡。法帝乘機迫沙王。使尼加里波的行政。加富爾亦深疑之。遣拉弗亞里視察其地。那氏欲奪加里波的政權。率爲加里波的所覺。因縛之。送歸本國。

加里波的在職久。軍備益充實。六月十日。那國軍艦卑挨來斯號來降。同時又購英國礮艦四隻。因進軍迫米特曹里府。降之。乘勝進襲米特西那府。於是島中悉平。加

里波的乃爲全島之攝政官。威望日隆。而其自奉日僅。八佛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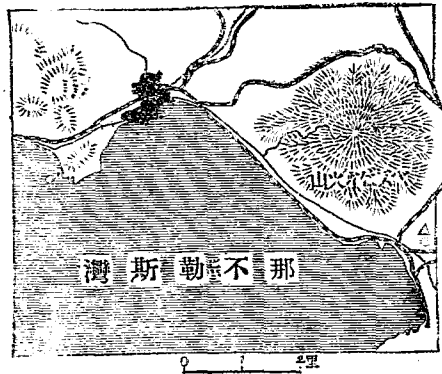
那不勒斯王。見加里波的勢力日張。懼其不利於己。乃乞援於法國。法帝遣使責讓沙王。數加里波的僭越之罪。謂王宜禁之。王因以書遣加里波的。命勿與那國爲難。加里波的報書於王曰。

臣非奉陛下爲聯合意大利國王之時。縱有何人命令。臣決不以之自放。擲其謀成之事業也。

那國大臣更私昭加里波的以利。使人密告之曰。君若許自今不侵入敵國。當以五十萬佛郎爲贈。且君欲畧取卑禮奢時。敵國當起傾國之師。以助君於疆場。加里波的之志終不可奪。那人乃謀刺之。刺客挾劍而往。不中。於是加里波的的謀那不勒斯之志益堅。

### 批評

加里波的



惟善人能受盡言。信哉。夫善人者。不患人之不己知。故未嘗有虛僞求榮之心。既無此心。則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可與天下共見。而無所用其迴護矣。加里波的告新聞記者。使摘發已過。而近世怙惡之政府。往往設苛酷之新聞條例。以鈐人口。此其器量與加氏較。相去真天壤矣。雖然。諱疾忌醫。而疾彌革。自塞耳目。而甘爲世僂。亦胡爲焉。

加里波的之爲西里遠征也。爲助西西里脫那國之壓制也。爲西西里之自由也。爲謀意大利之統一也。既非爲一己之富貴計。且非抱侵畧之野心。顧那之政府不知。乃欲以五十萬佛郎戢其謀。此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夫那國欲敗加里波的之謀。正自易易耳。除其苛政。改其法律。政府立於正義公道之上。與民更始。則加里波的無所藉口矣。世之政府。往往不此之計。欲以強硬之力制人。烏乎。靡特強硬不足。以制人。卽柔軟如那王。自願以五十萬佛郎爲餽。亦且失敗矣。

## 第八章 南意大利之救濟

加里波的經營南意大利。晝夜勞瘁。欲圖米特西那。而無緣悉其內情。繼知其海濱。有一漁村焉。加里波的微服。溷跡漁人之中。居數月。而人不知。加里波的則已洞悉其情勢。乃於八月八日夜。選銳卒二百人。襲擊對岸岩堡。時夜已半。天沉黑如墨。咫尺不能辨。水流湍急。兵不能渡。於是遂退歸。

加里波如初舉不利。乃謀再舉。遂以十八日夜半月明時。率兵四千。橫渡海峽。二十二日。進擊禮特奇奧塞。降之。次陷非特曹及塞爾拉府。長驅直進。勢如破竹。兵不血刃。已達那國首府旁近。國王聞之。倉卒不知所爲。乘舟逃於倪特府。留守諸大臣迎降。加里波的乃



從數騎入都。行過敵寨。守兵將礮擊之。加里波的勒馬瞋目而視。守兵不敢動。乃咸呼加里波的萬歲。自是所過歡聲如雷。既入都。加里波的草告諭書一篇。中述尊重意大利之自由諸語。讀者無不感動。入夜。祝燈輝耀如白晝。人民喧騰。至漏三下。猶未靜。兵士皆不能就寢。一士官向窗外語市民曰。攝政官以恢復君等自由。故在軍久不眠。君等今日肯以一眠報攝政官者。幸勿譁也。衆聲遂寂。額手告別而去。

加里波的既定那國。沙國首相加富爾。聞報大驚。又聞共和黨領袖瑪志尼。在那國將有所謀。乃向國會提議。以加里波的所得侵地。編入王國。更遺書提督曰。意大利不可不從外人與兇惡主義及狂夫而成救濟之業。外國指法國。兇惡主義指瑪志尼。狂夫指加里波的也。編入議既決。加里波的乃與政府約。以己爲全西西里攝政官。待卑克託爾（沙王名）爲全意大利王時。始奉還其地。歸政府管轄。

加富爾恐加里波的乘勝入羅馬。乃急遣兵趣羅馬。爲先發計。遺書於駐外國之意大利公使曰。若吾人不能於加里波的至拉卡託里前。達波爾超諾河。則王國必亡。意大利恐將爲革命之餌矣。云云。時法帝拿破侖。對於其事。不置可否。靜伺其變。加

富爾於九月初。以沙國兵前進。與羅馬法王兵會。一舉敗之。直占領阿克那地。此時沙王之兵。向南而下。而加里波的兵。向北而行。瑪志尼告加里波的曰。君若非於三週以前。出羅馬成卑尼斯之道。君之素志。將成爲水泡矣。於是加里波的急進兵。與加富爾各試其術。九月十七日。加里波的命進軍。先鋒僅六百人。攻卡基耶特曹府。拔之。後二日。敵大舉來襲。加里波的軍多南部意大利兵。及學校幼年生徒。年皆不滿十五歲。死守堅壁不退。敵礮兵迫二百碼（約千二百尺）內。彈丸雨注。少年兵死者無算。那王要加里波的於波爾超諾河北岸。十月一日兩軍大戰。那王軍敗四散。加里波的乃漸與其王卑克託爾（卽沙王之軍相卽。翌日八時。加里波的與沙王相會於高丘上。王遙望見加里波的之赤外套。鞭馬就之。握手慰勞備至。加里波的謙讓再三而答曰。臣不足以當王言萬一。若非有卑克託爾曠代之聖主。則加里波的亦終不能有成功之日也。於是與王並轡巡視軍中。沙國兵衣服皆燦爛。而加里波的所部則皆襤褸。軍中呼意大利王及加里波的萬歲聲。一片若潮湧焉。

那國既平。國民乃決議奉沙王爲意大利國國王。十一月七日。王與加里波的同輩



入那不拉斯府。先一日。加里波的宣告諭於國民曰。

嗚呼我同胞。尙其聽余一言。維我王卑克託爾。將以明日卽大位。爲意大利國王。維王能破我數百年全國乖離之障。以成統一之大功。維我忠勇義烈之人民。鑒於上帝之式。憑以歡迎上帝之天使。（指沙王）吾人愛情之表彰。王心亦以爲快。嗚呼。維我同胞。用能親愛我王。採協同之花。以撒於王路。自今以往。尙其各息黨爭。執吾國救濟隆運之幟。標以統一於我王之下。

大業既定。朝臣伎加里波的者多。胡安之尤與彼不協。加里波的乃決計辭職。王與之以爵及勳章。並授以陸軍大將之職。歲給五十萬佛郎。加里波的悉辭不受。其從人以爲憂。語加里波的曰。君無財產。自今以往。日食且不能給。奈何辭賜金。加里波的夷然曰。吾何憂。卡布禮島中。猶有穀物木材。鬻之。足以自活也。吾何憂。乃歸卡布禮島。

### 批評

意國當日情勢大難。求爲統一。則難於共和。期於共和。則難於統一。瑪志尼始

終主共和。故以共和爲第一目的。而以統一爲共和之副目的焉。加里波的始終主統一。故以統一爲第一目的。而以共和爲副目的焉。觀其告諭國民。一則曰協同之花。再則曰意大利者吾人救濟之幟標。其主義之趨重於統一可見。彼固始終未嘗背其主義者也。

加里波的所主張之自由。爲意大利國自由。以爲意大利國能自由。則國民亦被其澤。故重國權。而個人自由則置第二著。瑪志尼所爭者。爲意大利國民的自由。故重政權。而立共和政體爲惟一目的。此二子。一生主義大異處。瑪志尼持共和主義。故沙王欲拜爲首相。使之制定憲法。而彼不應。加里波的功成。亦盡辭爵祿。退居荒島中。二人之不爲富貴所動。不爲名譽所動。蓋同世之熱中者。卽不能砍破此關。故亦無所成就。

第九章 羅馬恢復規畫之失敗

本章共分三段。以次述之。

(一) 自議會臨席至羅馬恢復規畫

千八百六十一年。威靈十一年開全意大利國會於超林府。加里波的復被選爲議員。此時全意大利同戴一王。惟卑尼斯羅馬未入版圖。警諸萬雷收聲。而天空猶有一點雲翳也。顧羅馬爲意大利樞府。意大利無羅馬。則如無首之軀。而羅馬者。又加里波的與瑪志尼所崇拜之偶像。不得羅馬。彼等殆不能獨生。卽加富爾亦以爲無羅馬。則意大利終不得爲強固之統一。而深與二子表同情。然三人意志雖同。而方法各異。故終不能相洽。四月十四日。加里波的於議場盛數加富爾罪惡。謂其賣國。與法國同盟。以爲此等人。吾輩決不能與之握手共事。加富爾聞之頗怒。乃強自抑制。而言曰。

余自知余與生平所最尊敬之將軍加里波的有隙。余前者以沙部威與尼斯讓法國事。言於王。建議於國會。是誠余傷心之事。是誠余生涯中最傷心之事也。以當時悔恨之情推之。而知余最尊敬之將軍加里波的。其悔恨之情。當不可已。然將軍縱不能容余所爲。余亦毋怨。

議場是非紛起。秩序大紊。議長命停議。衆乃對兩人調停其意見。加富爾因曰。

余亦贊成將軍事業之一人。千八百五十九年咸豐九年義勇兵之募集。余最盡力此事。度將軍猶未知之也。

加里波的乃起而稱謝。然二人意見終不能泯。王憂之。乃於超林府附近六七里之宮殿。命二人相會。自爲之和解。縷述從來政府方針。實出於不得已。加富爾亦深自斂抑。於是二人意見漸融。越三月。而加富爾病逝。

是年五月五日。爲加里波的遠征西西里出師一週年之期。節諾亞府民樹紀念碑於節諾亞灣。以是日行落成禮。其朝雨下如注。然府民來集者。凡一萬五千。冒雨絡繹道上。連呼赤衣將軍萬歲。意大利國王萬歲。不絕口。會場內演說聲歡呼聲拍手聲。喝采聲。與風雨之聲相間也。是爲市中從來未有之盛舉。

加里波的雖退隱。然心未嘗忘羅馬。千八百六十二年咸豐十年法帝訓令羅馬駐劄公使。謂若以天主教之首府。兼爲意大利首府。法國必當干涉其事。時拉他基爲相。政主因循。加里波的不能忍。乃自率義勇兵一隊。向西西里島。發檄煽動人民。征羅馬。法帝怒。迫拉他基速加里波的。意大利王不得已。乃下令捕之。

(二) 被逮

加里波的聞國王逮已不顧。乃發兵所向無阻。遂橫渡海峽而襲羅馬。八月二十八日夜。至西格奧府西。兵士飢疲。多道亡者。所餘僅千五百人。爲追騎所及。義勇兵悉被遣還鄉。加里波的左股中彈。傷不能行。乃從水道縛致超林府。囚之。都人無男女老幼皆往省視。英人聞其事。釀金一千磅。遣醫士往療其傷。英國婦人欲以一語慰其病者。爭先赴意大利。有一婦人貧且老。躬自英國來。乞爲看護。不納。僅得入其室。得加里波的髮一縷。持之而出。歡喜不自勝云。

已而遇赦出獄。然傷猶未愈。轉居悲查地養病。是時國會開會。議員孟里氏。於會場中痛斥首相對於加里波的及羅馬之處置爲不合。語極激烈。於是首相拉他基解印綬去。

(三) 遊英

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加里波的病猶未愈。英人屢促其來遊。乃以四月首途。入英國境。英人歡迎者相屬於道。遮擁不得前。所著赤衣。至爲人寸裂奪取。以爲紀念。既

託寓各地舉代表人來問疾者十餘處。咸乞其往遊。入倫敦時。觀者如堵。工商人各合團體。執旗幟爲前導。途人駢闐。祝聲撼天。

英國人歡迎加里波的。殆如狂熱。顧英政府以國交故。雅不欲失法帝歡。於是自首相以下。皆不悅彼留寓於此。語及加里波的。咸詈之爲海賊。加里波的知之。乃引去。二十七日。復歸意大利。英人痛斥政府不禮加里波的。工人社會尤激昂。格蘭斯頓在議場力辯其事。然人民怒終未釋也。加里波的去後。英國婦人間有一種衣袖。以彼爲名。稱曰加里波的袖。

### 批評

加里波之所以得人心如彼者。豈僅其功業使然哉。亦其俠烈之性情。高尚之品格。足以爲世矜式而已。夫憐彼愛彼同情於彼者。輿論之聲也。亦天之聲。人之口可箝。而天之聲無由止。不然何以英國國民。乃至以一外人之故。非難其政府不置哉。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故愛一鄉之人。必爲一鄉之人所愛。愛一

國之人必爲一國之人所愛。愛天下之人必爲天下之人所愛。夫彼加里波的之愛人。豈嘗豫期人之愛彼哉。然而人性皆同。無德不報。觀其助南美之共和。救西西里於虐政。而無一毫私利之心。斯其恩及於人類。而不僅區區一意大利己也。人之愛彼。誰曰不宜。

第十章 第二之意奧戰爭

加里波的既歸卡布禮島。數月後。將赴匈牙利。助其國義士舉兵抗奧大利。爲意大利王所聞。力阻其行。乃復歸故鄉。

千八百五十九年。法意同盟。與奧國戰。顧終不能脫其羈絆。至千八百六十六年。普奧構兵。意王乃乘機與普國宰相俾斯麥約。爲南北夾攻之計。遣使迎加里波的歸。五月八日。意王發義勇兵二十大隊。使彼將之。遠近聞風。爭來應募。不及二十日。已達豫期二倍之數。顧義勇兵募集非內閣意。因是內閣辭職。以克里斯爲相。克氏素與加里波的友善。王使克氏爲相。問其施政方針。克氏曰。奧人尙存。意國中不必爲他之約法。縱有之。吾亦不願遵守。蓋吾惟知與奧人開戰也。王大喜。

克氏既爲內閣。乃以六月十九日。布告開戰。以將軍拉麻爾爲總督。統大軍赴卑禮奢。二十六日。與奧軍大戰。是役敵兵六萬三千人。大礮百六十八門。意軍九萬。大礮百九十二門。然以總督不善。遂爲敵所敗。拉麻爾解職。

加里波的以所募義勇兵。進迫特羅爾地方。二十五日。與敵會。義勇兵多新募。不任戰。遂爲敵敗。七月三日。再敗於麻哥里近旁。

陸軍既敗。水師亦不利。提督白爾沙。以十一隻鐵甲艦。及其他軍艦。組成一隊。於里查島。爲奧國艦隊所擊。師殲焉。白爾沙受上院審問。褫其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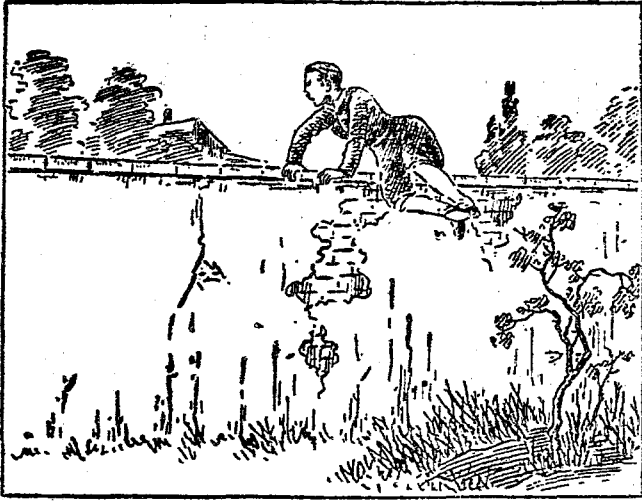
奧軍雖獲利。而北方諸地。爲普所侵。時奧國以二十四萬五千大軍。守奚米耶。而普國輸送軍隊。轉運軍械。至爲捷速。連敗奧國。奧國乃變其圖南之志。而并力於北。以卑禮奢地。委法帝仲裁。引其地之兵北向。於是意大利不戰而入卑禮奢。七月二十五日。與奧軍約休戰。普軍勢益猖獗。奧軍大敗。乃於八月十三日。在布拉克結和約。以羅母巴爾多。及卑禮奢全土。割讓意大利。意奧戰爭。自是乃告終局。

### 批評



加里波的初起時。百戰百勝。而於奧意之役。獨無成功。豈其戰術之獨劣哉。母亦時勢使之然耳。夫加里波的者。非能以一己之力。而遂足以爲加里波的也。以共和政府抗法軍之時。則有意大利大學學生爲之助力。與那國戰時。西西里島幼年生徒。皆與戰事。蓋當其始也。意國人民憤國勢之積弱。受虐政之苛酷。故不憚擲其生命。以求自由。遂能振臂一呼。羣起相應。加里波的不過善於利用其時機而已。雖一腔俠烈。足以感動國民。而之死靡他。則固當時境遇。有以致之也。至南北意大利統一之後。人民稍得安逸。狂承平之治。而漸厭兵。此時雖有百加里波的。殆無如之何矣。故一加里波的之成功。常有無數之加里波的爲之助。特傳者惟加里波的一人而已。讀史者當知加里波的爲代表時勢之人。讀加里波的傳。不當作一人傳記讀。當作意國當時千百義俠者之列傳讀。夫如是。則吾學加里波的者。但學其義俠足矣。其將來能爲加里波的與否。不必計也。

先是法帝拿破侖防意國之侵掠。以軍隊駐於羅馬府。繼恐起列國之兵。欲撤之。又恐意國之激烈黨乘機而起。乃以千八百六十四年九月。與意大利政府結特別條約。大意謂意大利政府不得侵羅馬法王領地。且當任保護之責。法國二年內。亦當踐撤兵之約。法皇在其領地內。因維持平和。而設軍隊。意大利政府不得加妨害。意大利首都。當移居弗羅達士。不得仍在超林府等事。法帝之欲意大利移都也。其意蓋欲使意大利人漸忘羅馬。意國政府頗覺其謀。將軍斜爾基尼在議院宣言。意大利不可不定都羅馬。意大利當期於不得羅馬不已。而其機即在於法國撤兵之時。法人聞之大慮。故協議條約時。法使語意王曰。陛下固無侵略羅馬之意。但於吾國撤兵之後。陛下未入府之前。人民若有不測之事。則意大利對於法國。當負責任。千八百六十七年九月。法國雖宣言撤兵。而實無意。加里波的不能忍。因又與瑪志尼黨中之主共和主義者。謀乘法軍不備。以襲羅馬。事覺。首相拉他基捕置之獄。且遣使法帝。告以羅馬革命黨之事。拉氏意欲乘機派意大利軍隊駐屯羅馬。法帝知之。拉氏之計不遂。乃引去。



政府外交政策。方逡巡間。加里波的黨奉其子米諾他加里波的。（即前馬尼他所生子）以九月二十九日入羅馬法王領地。時加里波的方羈於卡布禮島中。聞報逃出。十月二十日。至弗羅蓮斯整軍備。意大利守兵無與抗者。義勇隊乃得沿途無阻。入法王所領地。父子並轡而進羅馬。與法人劇戰凡五。大破之。時十一月十四日也。

意大利政府欲乘機佔領羅馬。乃自弗羅蓮斯遣一軍隊。達羅馬境。法國亦遣兵二千。使將軍基斯孟將之赴羅馬。加里波的此時進退維谷。願其志不少衰。乃演說於

軍中曰。

弗羅蓮斯政府。侵入吾人昔日以貴重之血所購羅馬之領地。吾人不可不以愛情迎吾之同胞。與彼等協力以放逐虐政之傭兵於羅馬之外。苟彼政府者與天主教主義相合併。而欲實踐九月之條約。使吾人不得捨擲其武器。則余將使世界之人。知有以己之劍而自衛己所轄領地之權利者。惟余一人。以余固羅馬惟一正當之政府。（指其時共和政府）以全體投票所選之羅馬將軍也。義勇隊諸君。君等爲自由主義之人。爲統一意大利之勇士。其有欲以羅馬爲意大利之首都。以完國會及國民之意志者乎。具此志願之大。非得良心之信仰自由。而建我意大利於天主教主義廢墟之上。非放逐虐政軍隊於我國土之外。決勿收爾劍也。

加里波的演說語。激烈壯大如此。彼以爲時勢若可。則吾當與王軍戮力於平和之間。而得羅馬之地。不然。而王軍捨我不顧。甚乃阻我行動。使不得前進。則吾亦當盡吾之力。不使羅馬合於意大利不止也。加里波的意既決。乃促進兵。

時羅馬法王兵三千。與法軍二千合。於十一月三日。發羅馬府。與加里波的軍遇於一小村中。衆寡之數相懸。加里波的兵多未訓練。且器械不精。軍皆烏合。而法軍訓練有素。兵器銳利。法王之兵。亦人人決死。於是自十二時半至三時。義勇軍受法兵兩翼合擊。至五時半敗走。據棉他那。徹夜死守。至翌朝。力不能支。遂降。

加里波的兵既降敵。見勢無可爲。乃去歸卡布禮島。中途爲政府所捕縛。送古那城。旋解其囚。再歸卡布禮。嗣是以後。外則潛鱗戢翼。伏處躬畊。然未嘗不聞雞起舞。思屬風雲。蓋其恢復羅馬之志。固不忘也。

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事起。意大利乃乘機取羅馬。遣將軍卡多爾那。率兵五萬。趨羅馬府。意王致書於羅馬法王。其書曰。

最富於天福之聖父。余今以子之愛情。以天主教徒之信仰。以意大利全國之民之精神。祈於聖父。深望聖父亦當以余之心爲心也。

洪水浩漫。浸今之歐羅巴。革命之徒。乘歐洲大陸之戰爭。所在蜂起。益復肆謀以窺於聖父所治。且侵王權及於法王之權。余知聖父之心。固有視此事爲更

大者。然余以天主教之資格。以意大利國民之資格。從皇天之所命。與夫國民意思之所存。而保護意大利全國國民之運命。余固信余負有保護此在於歐洲及天主教制度前之半島國及聖教會安泰之責任。且爲余之義務也。願及今之時。使余得擔此意大利及教會重大之責任。願法王對於聖父之國。對於余平和之感情。於聖父胸中之仁愛心。而加一鞭焉。從國民之所渴仰。超然卓立於俗塵之外。永保大巴河畔光榮之位。聖父苟能驅逐外兵於羅馬之外。則羅馬從此可以永無革命之亂矣。

當時羅馬法王頗自戀其權勢。不從意王之請。乃作報書曰。

余至欲諾君所請。願君之主義。余決不能行。以余自諗。余卽神也。余之本領。全託於神之手也。

意王得覆書。知羅馬法王頑強猶昔。乃於九月二十日。率兵徑入羅馬府。於巴基幹殿上。豎三色之旗。於是以羅馬與意大利合併事。取決於國民。可者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一票。否者千五百七票。乃以十二月開意大利國會。決議遷都於羅馬。千八

百七十一年六月二日。意大利王乃入都羅馬。於第一期國會。下左之勅語焉。

吾人今日已完成此犧牲生命之事業矣。成茲事業。歷歲月幾何。歷艱苦幾何。卒使數百年來分崩離析之羅馬與意大利人民。更得舉代議士而相聚於一堂之內。於今之時。見吾國之山河。故都之宮殿。草木禽鳥。皆若隱告我以華美莊嚴之景象者。豈不懿哉。

自是之後。統一之業告終。願其事業不成於他人。而實成於仁人志士之血淚。然終以加里波的之功最多。故意大利之建國歷史。半皆加里波的之歷史。意大利所以有今日者。實加里波的之賜也。夫中世以前之意大利。殆若朽木。不足以爲舟。稱意大利爲一國民者。未嘗有也。羅馬帝國覆滅以來一千年。意大利不過爲地理上之名辭。於歷史上。不復存其意義。望卡塞基已冷之火燄。吟古詩人之弔辭。亡國之悲何似。而今者精兵五十餘萬。軍艦二百隻。鐵道六千里。面積十一萬方里。德奧意三國同盟。於歐洲政界上爲絕大勢力。此其景象與疇昔相較。令人愈追念加里波的之功。而不能忘。

加里波的晚年之歷史。如西山殘照。黯淡無色。至易身之後。再與評量。則加里波的亦復何恨。意大利之榮光。卽加里波的之榮光也。其事蹟。更於下章詳之。

### 批評

加里波的之克南意大利也。不惜舉而委之於意大利王手。非有私於王也。統一計畫。固有不得不然者也。然至入羅馬時。則謂王軍如助法王。當與之抗。亦統一計畫。不得不然者。蓋彼之忠君。以其君爲國之君而忠之也。否則君爲個人。貴民次社稷之義。吾孟氏固已前言之矣。加里波的可謂深悉此旨。

加里波的屢破國交。其不得謂之爲得罪國民者。以彼固以一身任其責也。成則舉國受其福。不成則一身任其咎。故事雖失敗。而天下後世當可諒其心。若夫利則歸己。害則歸人。審吉凶而巧趨避。亦適成爲小人而已。此等人。旣決其不能成功。而一遭失敗。便爲天下後世所僇辱。豈不可哀。

### 第十二章 加里波的之晚年

加里波的晚年。閱盡艱難。光陰逝水。馬齒已加。顧壯志則猶未已。旣於羅馬失敗後。



歸農卡布禮。嗣聞法國廢皇帝拿破侖。布告共和政體。乃赴法國助之。授東部都督。將二萬兵。然其時大勢已不可挽。卒無功而罷。又被選爲法國國會議員。未幾辭職歸。於是加里波的。歸卡布禮島。凡六次矣。

千八百七十五年。加里波的自卡布禮島。移家羅馬都。助都人興水路工。事。值舊創復作。乃決退隱。並辭國會議員之職。不見許。千八百七十六年。以家族生計故。意王乃從國庫出百萬佛郎賞之。更與以五萬佛郎之年俸。顧其時加里波的體已就衰。非復昔日矍鑠之態矣。千八百八十二年二月。加里波的墜車傷。自是元氣益耗。遂以其年六月二日。病終於家。年七十四歲也。後世之人。論加里波的者甚多。今錄其一二如左。

卑克託爾之論曰。

法軍蹂躪羅馬。而加里波的乃能制勝歐洲。

歷史家論意大利三傑瑪志尼加富爾加里波的之言曰。

加富爾有政治家之天才。有判斷力。足以決事。性機警。臨事能達變。長於外交。

及利用議院之法。其膽識極高。足以當大事而不償。然若無瑪志尼之鼓吹。自由以伸張國民之氣。若無加里波的之純潔不欺。士樂爲死。則雖有加富爾。而意大利統一之業。亦不能成。雖然。彼瑪志尼加里波的。若無加富爾。則終不能得歐洲之信用。扶助同情。故若非有彼之膽識兼備。臨事不惑。則瑪志尼恐不過爲一暴動者。而無功可成。加里波的之愛國熱腸。亦終歸於無裨。故以三傑相較。其所成就之業。當以加富爾爲多也。

如上所論。意大利統一之功。固不得獨歸於加里波的矣。然加里波的之所以爲加里波的者。固不在於事之成敗利鈍也。夫彼惟其無成敗利鈍之見。存於胸中。故得以成爲加里波的。若彼以成敗利鈍之見。繫於其心。則患得患失之志萌。而趨安避危之念起矣。夫傳記與歷史異。歷史者。以其社會之事實爲中心。則其事實於全史中占主要位置。傳記者。以其人格爲中心。則無論其事實與歷史上關係何若。但視其人格何如而已。加里波的之功業。縱不及加富爾。而其人格豈在加富爾下乎。

### 批評

加里波的之熱誠。與華盛頓相似。然殆所謂質美而未學也。觀加里波的一生行事。雖亦誠意周浹。然不免爲氣所使。而華盛頓則純乎誠也。故華盛頓晚年。德望愈尊。爲世矜式。而加里波的末路。乃至迭遭失敗。不及其中年之時。蓋守誠者。則誠無盛衰。而任氣者。則氣有盛衰也。夫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華盛頓與加里波的。固皆可謂仁者。然而加里波的見理未精。間有爲氣所使。而二子之結果。率不相類。然則世之人欲自立於不敗之地者。其亦慎於所守哉。

### 第十三章 加里波的之軼事

吾述加里波的一生事業既終。今更列其一二軼事。以結前傳。加里波的少時。不喜教會。喜觀海。初不習航海術。一日從船長某。航塞爾尼爾國港中。歸時與一商船相遇。並舳而行。近節諾亞岸。忽起颶風。舟蕩。加里波的不知所爲。然終能自制。乃鼓其勇氣。刺船如飛。而濤頭怒起。行將覆。忽有商船過之。將覆矣。加里波的欲趨救之。大浪遮船。船不得前。而商船卒沉。加里波的望海大慟。頰自引咎。其後與人談及此事。猶自恨其臨難無勇也。

加里波的嘗語人云。余在海上。屢遇危險。每見隣舟遭難。余心輒傷。較之自沉。其舟傷尤甚焉。嘗奉命率艦出他拉曼。至河口。忽遇颶風。艦將覆。顧同舟皆余知交。且皆爲自由奮戰者。彼等不習海事。余夙業海。故於風波怒號之際。猶得以己力勉強支持。陡間一浪掠艦。余爲浪衝擲。至丈餘外。幸身猶在甲板上。因卽起欲助吾友集木片。分給諸人。使抱持之。友人挨多華在艙板上。身已半沒。余急與以木片。旋翻身向舳。見吾友路基。亦立艙板。爲溼衣所纏。苦不得脫。余則急引刀切斷其衣。正夷猶間。又有一浪來。船陡覆。余爲浪所擊。直投入海數丈。乃更浮露水面。視諸友咸漂流海中。如木葉。見余一人。晃向岸。則皆從余而覺。余固幼習海事者也。故能最先達岸。左挨多華亦垂近岸矣。力竭。復隨波漂去。余乃再趨入海救之。授以手。使引余手而覺。覺數步。浪又來衝。拉多華卒爲浪所奪。不復見其形影。此時余痛恨極。乃至不能出涕。因再登岸。時船客沒者十六。生存者十四人而已。天氣酷寒。烈風凜膚。諸人相顧無顏色。適有一樽白蘭地酒。隨海波漂來。衆喜。將開而飲之。而力已乏。卒不能開。是時風愈烈。飢寒交迫。十餘壯士。咸將斃於途次。余乃厲聲命衆人沿岸行。毋與風逆。

因自爲先導。向前而奔。衆亦隨余疾走。神魂飛越。余幾仆者屢。顧不急行則必凍死於道。乃努力行數里。至一農家前。昏仆於地。主人夫婦出救。久之乃蘇。集枯木爇火。相聚取煖。且取將熟柑以饗余等。余等乃額手相祝無事也。

加里波的赴南美助里阿古蘭之自由。與布拉基開戰時。一日糧盡。出而覓食。與二三從卒共上陸行曠野間。數十里。見一農家。家隔一流。無艦不能渡。加里波的臨流大呼。見農家門開。出一少女。年初笄也。因告以故。女掉舟來渡。既抵家。出食饗之。且言吾父外出。少間卽當歸。卿盍少留。加里波的諾之。女既進食。因自取琴鼓之。爲荷馬之歌。歌聲絕。哀抗激楚。聽者毛髮爲悚。歌闌。主人自外入。問客來意。因以糧食爲餽。加里波的得糧而歸。因得鼓勇勝敵。此女卽馬尼他也。後與加里波的成伉儷。事見前傳。

加里波的嘗流寓中央阿美利加。有法人常來訪。加里波的接人。語訥訥不出口。而法人好爲談論。未數語。輒誇其國。盛稱拿破坡命攻入意大利事。語次。嘲意大利人。謂意人乃卑劣人種。終無獨立之望。加里波的憤甚。叱之。法人引去。數日後。忽有友人

來。出一新聞紙示之。中有誹加里波的語。謂彼爲海賊。蓋卽前此來訪法人之投書也。加里波的大怒。裂碎新聞紙。自赴法人家。遇之於一肆門外。因問法人。若知我否。耶。法人故爲不知狀。加里波的怒曰。若旣不知我。我今當令若知。乃以杖叩之。法人大憤。還擊加里波的。流血被面。幾仆。法人又出短刀迫之。加里波的奮力相托。法人刀落。馳入內。警吏見之。欲向前捕。加里波的乃逃去。事後常深自悔。以爲吾輩當挺身爲國家之急。奈何以小忿。故爲匹夫所爲。自是深自斂抑。

### 批評

養氣工夫。亦難矣哉。余所傳諸名人中。足以語此者。惟華盛頓一人而已。顧其他諸人。雖涵養未到。而要皆能自制。常不使之逸軌。觀於哥倫布性易怒。而能自制。大彼得狂獷。而樂於聞善。加里波的亦然。受法人之辱。不能自制。旣被其創。乃引爲終身戒。世之效英雄者。乃以爲英雄不拘細行。夫不拘細行。非彼所以爲英雄之資也。特適以爲英雄累耳。吾人若從而學之。則亦適足以自障。其爲英雄之途而已。

加里波的與訥爾遜。同爲血性好男子。若以功業之大小較。則加里波的較訥爾遜爲優。若以功業之完全論。則加里波的不及訥爾遜。若以主義論。則訥爾遜主義。在於愛國。古來史傳中。猶多有之。而加里波的所持主義。爲世界人類主義。十九世紀之新產物也。

梁任公先生著

曾文正公嘉言鈔

洋裝一册 定價四角

曾文正公爲吾國近世罕觀之人物。其功德言行。足爲吾人之圭臬。固不待言。茲編由任公先生手自編輯。凡修養、治事、接人、處世、觀人、用人、軍事。無不詳備。而選擇尤爲精密。吾人苟能體其意而服膺之。必終身受用弗盡也。世有欲學曾文正公而爲偉大人物者乎。曷於斯編求之。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417)

Books for Youth  
Giuseppe Garibaldi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辛亥年正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年四月十版

少年叢書 加里波的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閩縣林萬里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成都重慶廣西梧州  
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三日稟部註冊五月  
十四日領到著字第二百三十六號執照

七九六五丁



46006

學 生 校 外 必 讀  
 教 育 部 審 定  
**少 年 禁 書**

林萬里孫毓修等編 事簡明。議論正大。閱之足以增長見識。堅**定志氣**。凡家有**少年**。而欲望其將來成**偉大之人物**者。不可不備此等書譜。使其課餘閱看。書目列下。

- |   |   |   |   |   |   |   |   |   |   |
|---|---|---|---|---|---|---|---|---|---|
| 信 | 諸 | 文 | 畢 | 大 | 富 | 陶 | 德 | 蘇 | 玄 |
| 陵 | 葛 | 天 | 斯 | 彼 | 蘭 | 淵 | 謨 | 格 | 奕 |
| 君 | 亮 | 祥 | 麥 | 得 | 克 | 明 | 士 | 拉 | 奕 |
| 張 | 郭 | 王 | 納 | 加 | 格 | 朱 | 克 | 底 | 拿 |
| 良 | 子 | 陽 | 爾 | 里 | 蘭 | 子 | 林 | 蘇 | 破 |
| 班 | 儀 | 明 | 遜 | 波 | 頓 | 林 | 威 | 軾 | 崙 |
| 岳 | 岳 | 哥 | 華 | 司 | 蘇 | 馬 | 爾 | 達 |   |
| 超 | 飛 | 倫 | 盛 | 馬 | 秦 | 爾 | 文 | 爾 |   |
|   |   | 布 | 頓 | 光 | 首 | 援 | 文 | 文 |   |

每 冊 一 定 價 角